



胜利的骄傲

天津人民出版社

胜利的骄傲

本社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選輯了九篇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革命戰爭時期英勇鬥爭的故事。內容歌頌了解放軍艱苦奮鬥、堅韌不拔的革命英雄氣概和光榮傳統；歌頌了根據地人民堅持鬥爭和軍民合作的血肉關係；歌頌了革命領袖和首長的謙虛樸實、熱愛下級的工作作風。

勝 利 的 驕 傲

*

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1/2 字數 29,000

一九五八年一月第一次

一九五八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3,359

統一書號 T 11672·245

定 價：(7)0.15元

目 录

回忆参加革命的片断·····	上校	黃炳奎(1)
記平型关战斗·····	上將	楊得志(6)
潜水偵察·····	大尉	楊 健(12)
伏击·····	中校	衛振鐸(17)
巧襲崗樓·····	大尉	郭宝全(21)
活捉伪軍大隊長·····	上尉	董文財(25)
胜利的驕傲·····		李牧歌(31)
搏斗到底·····	少校	左紹明(38)
他們在坚持着·····	上尉	李世恩(42)

回忆参加革命的片断

上校 黄炳奎

当了学徒工

我的老家是江西省赣县。父亲母亲都是地下共产党员，领导着当地农民抗击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当我八岁的时候，父亲被国民党逮捕了，他们把父亲的身体切成块块挂在城門上，企图恐吓群众，镇压群众的斗争。后来，我的母亲也被国民党特务挑死在赣江。国民党并不甘心，还要“斩草除根”，要来捉我，吓得我躲藏在姑媽的家里。

后来，有个陌生的人对我说：“你不要在这儿呆着了，很危险，你从这儿往北走，去莲花县（井冈山附近）一个紗厂里，找一个叫李伯的，他会收留你的。”我没跟姑媽說，就偷偷走了。

我一路流浪，好容易来到了莲花县。我站在一个紗厂的門口，正巧一位穿着藍制服的女工从里面出来，我上前問道：“大姐姐，我求求你，这里有个姓李的嗎？”他答道：“姓李的多着哪，他叫什么名字？”“叫李伯……。”沒等我說完，她就笑着握着我的手說：“有啊，小兄弟，你是从哪儿来的呀？叫什么名字？”我就把家乡、姓名告訴了她。接着她又問我父亲叫什么名字。我說叫黃明盛。她馬上把我偷偷地領到厂內宿舍的一个小黑屋里，又給我送来了飯菜。傍晚，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

人来看望我，那位女工告訴我說，这就是李伯，是紗厂的工程师（后来我知道他是我爸爸發展的地下黨員）。李伯問了問我的家庭情况，就答应把我留在厂里当学徒工，告訴我以后有什么事情，就找黃同志。这时我才知道这位女工姓黃，也是地下黨員，并且和我还是同乡哩。从此，我就在这里开始學習織布了。

起义参加紅軍

我在工厂里做了四年工。在 1929 年 3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李伯把我叫到一边，小声对我說：“小鬼，把东西好好准备准备，夜里咱們要离开这儿，去参加紅軍。”

半夜，天空沒有星星和月亮，全厂一千多工人，有的拿着刀、槍、手榴彈，有的徒手，一群一群地出了厂門，埋伏在附近的山溝里。我跟着李伯也来到山溝里隱蔽起来。不大一会工夫，紗厂突然起了大火，熊熊的火舌舐着夜空，原来全厂工人在李伯等同志的领导下起义了。队伍走了一宿，天亮时到达井岡山下的新村，那里駐有紅軍武裝工农暴动队，他們一見到工人队伍来了，都高兴地来和我們握手問好，非常亲热。当天还举行了一个联欢大会，成立了紅軍第一支队，李伯被推选为政治委員。

这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已經在井岡山会师了，組成了中国工农紅軍第四軍，朱德同志担任軍長，毛澤东同志担任政委。我們第一支队也被編为紅四軍，直接由毛澤东和朱德同志領導指揮。

給毛政委当勤务員

一天，李伯同志对我說：“小鬼，毛政委要找个勤务員，你去怎么样？”我一听給毛政委当勤务員，很高兴地答应了。别人把我送到毛政委的办公室里，这是一間不大的屋子，靠牆角放着一張破旧的小桌。毛政委穿着不知洗过多少次的灰褂子和藍褲衩，脚上穿一双草鞋，戴着一頂竹編的帽斗，身体非常魁偉，一副慈祥的面孔，使人感觉可亲可敬。他把我端詳了一下，笑着問我是不是剛参加革命，告訴我这里生活很艰苦，要忍耐一些，以后还要多學習等話。我說：“一定听首長的話。”

毛政委每天从早忙到晚，不是召集各級首長开会，就是深入連队了解战士們的生活情况；晚上常常一个人坐在竹椅子上看書看到半夜，有时甚至到天亮。我劝他早早休息，別把身体累坏了。他笑笑說：“你太照顧我了，不要紧，累不坏。”毛政委不睡，我也不願去睡，就悄悄燒一兩塊紅薯給他吃。毛政委看到后，总是說，“你累了一天了，快去睡吧，別在这兒照顧我啦。”毛政委还常常教导我說：我們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給人民多做些好事。毛政委还經常給我講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打仗的道理，鼓励我努力学习，在斗争中鍛煉自己。

毛政委非常关怀和热爱战士們。当时吃飯經常沒有菜，有时連咸菜都沒有，我为了讓毛政委多吃点飯，就特意到很远的地方买来点魚或蝦，做好單另給毛政委送去，可是毛政委都分撥到战士們的碗里了，并且說：“大家都很艰苦，不要給我这么特殊。”有一次，因为糧食不够了，毛政委讓战士們吃得飽飽的，而他只吃一小碗飯。行軍的时候，有的战士脚起泡了，毛

政委就把馬讓給战士騎，并且給战士背槍和背包，战士们感动得都流下了眼泪。行軍宿营时，不論下多大雨，毛政委也不讓先給他号房子，总是把号房子讓給战士们住。有一次因为房子少，毛政委和朱軍長就住在走廊里。毛政委和战士们一样自己打草鞋穿。有的战士說：“首長，你的工作挺忙的，你的草鞋我們少休息一會兒就替你打了。”毛政委說：“你們每天訓練，搞野菜就够辛苦了，这点活还是由我来干吧。”毛政委对战士們的愛护和关怀，使战士们非常感动，他們說：“毛政委对咱們比亲生父母还好，一定要听毛政委的話。”

活捉張輝瓚

1929年12月，为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政委和朱軍長帶領軍隊离开了井岡山，到达了福建上杭县的古田，在这里召开了紅四軍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總結和確立了紅軍的建軍原則，總結了建党建軍的經驗，通过了毛澤东同志起草的“关于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的決議。

这时，我突然生了天花。部队要出發了，毛政委決定把我留下。我听了以后，就哭着，要跟着部队走。毛政委很和藹的对我說：“小鬼，不要哭，我把你送到一个保險的地方养病。我們很快就会打回来，那时，我再派人来接你。”就这样，我被送到离古田不远的的一个庙里。庙里的老和尚对我很好，他說：“毛政委把你交給我了，我要好好地照看你啊。”他还說：“毛政委真是个好入哪，把蔣狗子打跑了，还領導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使大家过太平日子。蔣狗子一定要完蛋！”

1930年春天，部队果然又打回来了。毛政委派人把我接

去，對我說：“小鬼，現在咱們紅軍擴大了，下邊很需要幹部，準備把你送到連隊去鍛煉鍛煉。”我說：“服從首長分配。”後來，我被送到第一縱隊一支隊二十八團一連擔任青年干事兼通訊班長。不久，又被調到第五軍團三十八師一一六團擔任連指導員。

當時，蔣介石看見中國工农紅軍迅速發展和革命根據地日益擴大，有些驚慌不安了。1930年底，國民黨軍隊向紅軍中央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圍攻。國民黨前敵指揮司令官張輝瓚，帶領了十萬軍隊蜂擁而來，企圖把紅軍全部殲滅。

中央紅軍在黨和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下，採取了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給敵人以毀滅性打擊的方針。我們連隊的任务，就是誘敵深入，把敵人引到我軍埋伏陣地。戰鬥前，上級作了動員報告，戰士們情緒非常高昂，紛紛提出保證：活捉張輝瓚，為革命流盡最後一滴血。

拂曉，敵人開始向我們陣地進攻了。我們把火力都準備好，等敵人進到有效射程以內，立即開槍射擊，打死了几十個敵人以後，我們迅速轉移了陣地。敵人接着又發起第二次進攻，又被我們打死打傷了不少。敵人惱火了，就發動整團整師的兵力向我們進攻，可是我們早已撤退了，使敵人撲了個空。敵人很狡猾，他們本來打算和我們拉開戰綫決戰，可是一看我們人不多，就不準備追我們了，都在樹林中休息。我們看敵人不追，就悄悄地返回去，迅雷不及掩耳地、狠狠地打擊了敵人一下，他們許多營、連、排長被打死打傷了。這一下可把敵人的老火勾上來了，他們像瘋狗似的向我們撲來，我們邊打邊退，一直退到東固的地方，這時敵人大部分鑽進了我們的口袋

陣，但是還有一部分沒有進來，毛政委命令我們堅持抵抗，把敵人全部吸引過來，然後全部殲滅。這時，敵人向我們發起了猛攻，我們全力予以回擊，最後，我們跟敵人展開了肉搏戰。敵人以為碰到了我軍主力部隊，於是國民黨前敵指揮司令官張輝瓚就率領全部人馬鑽進了我們擺好的口袋陣。這時，埋伏在東固附近山上的我軍主力部隊立即出動，由後路兜剿上來，冷不防給敵人一個猛烈的打擊，加上前後左右我軍的夾攻，敵人剎時亂成一團，東撞西碰，四處逃竄。我們把“口袋口”漸漸往里緊縮，並高呼“繳槍不殺，優待俘虜”。經過六、七個小時的激戰，敵人終於全部繳械投降了；可是到處找不到張輝瓚。哪去了呢？我帶領戰士們正在搜索時，一個被俘的國民黨士兵告訴我們說，在樹林中那個穿士兵服裝的人就是他們的指揮官。我馬上率領戰士們到樹林中把他帶了出來，他就是國民黨前敵總指揮張輝瓚。

這次戰役後，上級曾給我以軍團通令嘉獎。

（吳漢民記）

記平型關戰鬥

上將 楊得志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九月在平型關打了第一仗，這一仗打得很漂亮，給妄想“三個月滅亡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以當頭一棒。

那年我刚从抗大回到部队，我們师（原紅一軍团第二师）已改編为六八五团，屬一一五师，师长是林彪同志，我是六八五团的团长。

那年九月，部队奉命北上，赴山西迎击敌人。我們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前进，沿途受到群众的欢迎。九月中旬，我們到达平型关以西的大营一带集結待命。队伍剛到时，傳来了灵丘失守的消息，国民党的潰軍也三五成群地跑向我們駐地，沿途还搶老百姓的东西。战士們实在忍耐不住了，抓了一个搶东西的国民党士兵問話，那兵很蛮橫，我走过去問：

“哪里来的？”

“灵丘。”他連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大声地責問：“为什么不打鬼子，到后面搶东西？”他听到我厉声責問，才上下打量了我一下，鼻子里哼着粗气說：“哼，打鬼子？”冷笑了兩声，拖着槍走了。似乎認為，国民党几十万軍队都垮下来了，你們八路军还能抗得住？

我們要打鬼子，而上級偏偏沒有命令。下級干部天天在問我，战士們也鬧得不行，当时我也十分焦急。

時間一天天地过去，每一天我都要打几次电话，探听自己的任务，每天都是在焦急中度过。

大約是9月23日早上，我正在和战士們談話，忽然电话来了，是旅部要我和連营干部去开会，林师长还要講話。我知道这里一定有門道，心中估量着：“任务真来了！”

参加开会的人，今天特別兴奋，每个人的臉上都堆着笑，林彪同志今天也和大家一样的兴奋，他不时地走来走去，似乎有很多話要和大家說似的。

林彪同志講話了，他第一句告訴大家：“我們就要打鬼子了！”他的講話不時地引起大家的掌聲，當林彪同志說到“我們一定要打好這一仗，給鬼子一個打擊，給友軍一個配合，給部隊一個……”時，有人激動得呼起口號來了。會議正開着，突然從外面進來一個戰士，他送給林師長一份電報，於是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到那份電報上，當林彪同志告訴大家說：敵人的先頭部隊已進到平型關附近，與友軍正進行炮戰時，大家不約而同地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不用說，同志們都希望自己能得到光榮的參戰任務。

戰鬥任務終於被盼到了。我團奉命與六八六團、六八七團掙負在主要方向上伏擊敵軍主力。戰士們聽說打鬼子，歡喜得抱在一起跳。當夜，我們就行軍到離平型關30里的冉莊，沿路聽到隆隆的炮聲。

24日早晨，平型關方面不斷傳來隱約的炮聲，為了詳細了解附近的情況，旅首長親自帶領我們到前線偵察，並向我們交代了具體任務。

“我們是打鬼子的頭！”我和旅長打趣說。

“對，你們在東炮屯到新莊一段拉住敵人，敲爛他的頭。打蛇要打頭，可要狠！”我聽到旅長這麼一說，心中更亮堂了。

戰前大家感到特別焦急，老實說，要認真說準備，大家早準備好了，現在真是“萬事具備，獨缺東風”。

晚九時，旅部來電話：“今晚24時出發，向已經指定的伏擊圈前進。掐住敵人的脖子，要狠！狠！狠！”我掛上電話听筒，飛也似地跑到門外，這時天漆黑，正下大雨。我命令通訊員：通知各營集合出發！

雨一股勁地下着，部隊沒有雨衣，雨水從戰士們的頭上直流到腳跟。中途，天又轉冷，雨又變成雪，我們在雨雪紛飛中前進。

拂曉，來到李莊，我按照事先計劃把二三營留在莊子周圍，我隨帶一營去離李莊西北數百公尺的小山峰上。

小山峰不很高，僅百公尺，形狀像帽頂，山上滿是荒草，站在上面可以遠看平型關高聳的山峰，近處公路像一條闊邊的帶子橫躺在腳下，我選定了這塊地形，命令部隊分成三股埋伏在山背後，把全營十多挺機槍安在山峰左側高處，槍口對準山下新莊土壩口的公路。

天明，雨停了，站在高處通過望遠鏡可以隱約看見平型關的敵兵，他們正在集結，準備攻擊。大家看到這，心裡更為焦急，我不時地搖動身邊的電話機。每次電話里旅長總是叫我：“沉着，別急！要打得好，必須很好隱蔽，動作迅速，突然，猛烈！”

晌午，天已轉晴，太陽露出了笑臉，空中也飄起朵朵浮雲，但這不能解除我心頭的煩躁。我看看手表，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地過去了，像鬼子知道我們有埋伏不來了似的。幾個心急的，就低聲猜開了：“不要漏了風聲，鬼子不往這兒走了。”“要不然就是鬼子遲出發一天。”我想搖電話，但又怕旅長說我心急，我用望遠鏡看看西北，平型關外圍敵人還在那里蠕動。

“敵人准是等援兵！”我心中暗暗猜想，暗自高興。

時間在千百個人焦急等待中度过。已經是下午五點鐘。二三營也正在向前運動。

“電話，團長！”站在我旁邊的參謀低聲向我報告，我接過

話机，一听是旅長：“注意，敌人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乘車百余輛，已抵老爷庙以东，你团注意观察，待进入你团伏击圈向我报告！”“是！”我放下話机兩眼紧盯着前面。

又过了十分鐘，不見車来。

又过了五分鐘，听到“胡胡胡”的汽車馬达声，不一会，只見土墩远处慢慢地駛来几輛汽車，帶头那輛还帶着一面“膏藥”旗，每輛車上坐 20 来个鬼子，一色黄呢大衣，綠色鋼盔，迎着陽光反射出一道道耀眼的光芒。鬼子把插刺刀的步槍抱在胸前，显然，他們很放心，一路上是挺順利的。接着第二輛，第三輛，一輛与一輛之間的距离也都差不多。我心里痒痒的，真想一口气奔下去干掉几个才解渴。待到第五輛进入土墩，我就拿起電話：“旅長，敌人五輛車进入伏击圈！”我几乎連气也不喘一口地报告着。“等待命令！注意！”電話里傳來旅長的声音。我沒有放下話机，就耳上放着机子等待。我側过臉来，营的干部們緊張地望着我，再看战士們一个个虎視眈眈地伏在地上，手里紧握着槍杆；雪亮的刺刀插在上面。不用說，再过几分鐘，这些子彈，刺刀就会鑽进敌人的胸膛。

小山上的空气是再緊張也沒有了；大家仿佛呼吸次数也减少了，沒有一個人說一句話，沒有一個人挪动一下自己的身体，靜！靜！大家等待着一个声音：“前进！”

電話里迟迟不来“前进”的命令。汽車越来越多了，开在头里的那輛，几乎就在我眼前了，現在連鬼子在車上的談話也听得到了。他們嘰嘰咕咕地像是在庆幸自己又到了平型关，有几个干脆爬在汽車沿上指手划脚地指点着西北角里高聳的平型关山峰。

“注意！准备！”电话里传来令人兴奋的声音。

“冲锋！”声音像电流一样，立刻传到了每个人的耳里。

“打！”我激动地命令左侧山峰的机枪。于是“噔噔噔”一群子弹飞射出去。第一辆开车的鬼子打倒了，公路堵住了，鬼子混乱地从车上往下跳。接着又是一阵机枪、手榴弹，随着响声，一个个鬼子从车上倒下了，留在车上的鬼子也死了大半。这时，我们持枪冲锋的战士也下山了，“杀啊！”凌空升起了吼声，枪声，手榴弹、炸弹声混成一片，刹那间公路边上满是我们的人，遙看老爷庙以东，兄弟团的战士和我们团一样，成排成连地涌向公路。鬼子慌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会碰到那么多的中国兵，车上跳下的，跌倒的，打死了的，满地都是。鬼子有的鑽在車下，有的在車的附近散开射击，有的就立在車上射击，妄想頑抗。可我们哪里肯放他们跑啊！战士们像浑身是劲的老虎，一个个扑向敌人，刺刀在敌人的心胸开了花，子弹在敌人的身上找到了家。“杀啊！冲啊！”喊声四起。鬼子也是挺硬的，听说板垣师团是敌人的王牌部队，全是老鬼子。子弹打完了，来不及发枪了，就用刺刀顶，有的鬼子负了伤还用刀伤了我们的战士。我看见一个鬼子身上被戳着了，还站直了端着枪跑，很快地后面追来一个战士，从他腰间又是一刺刀，鬼子才跌倒了。在山腰左侧，一个战士正扭着一个鬼子，他们抱在一起，战士咬住了鬼子的耳朵，厮打，滚碰，终于双双滚了下去。

短兵相接的厮杀，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敌人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夜晚没有月亮，秋夜的繁星满布天空，战士们忘了疲劳，

躺在地上，談着方才的一切。這是抗日第一仗，對鬼子是沉重的一擊，我站在小山上，看到公路上滿是敵人的屍體和打壞的汽車，感到說不出的輕鬆。

（張重天記）

潛 水 偵 察

大尉 楊 健

1941年8月，日本鬼子對晉察冀邊區的掃蕩開始了。當時我們營奉命在易縣一帶堅持反掃蕩的鬥爭，受領的主要任務是：偵察敵人向山里進犯的情況並尋機打擊敵人。

幾天來，敵人一批批往山里鑽，哪一股也比我們全營的人多，這時要直接和他們硬干就划不來。於是營長決定要想法繞到敵人背後找薄弱點狠狠地揍他一頓。但是，哪是敵人的薄弱點呢？還搞不清楚。

一天黎明，部隊接到一份情報：兩天前在狼牙山的山口外來了一股敵人，現住在河東岸河灘的帳棚里，人數和意圖不明。營里把這個偵察任務交給了我們排。排長帶領我們來到一個只有十來戶人家、房子蓋在山坡的小村子里。找老鄉問了一下，也沒了解到什麼情況，我們便爬上了村後的小山頭。

“小楊！”排長順手拉我蹲在一棵小樹後面說：“咱們觀察觀察。”我們一聲不響地向東望去，只見山下面就是一條有百來公尺寬的大河，河的兩岸都是平坦坦的河灘。敵人的帳棚

就在河东岸的沙灘上，因为离的远，究竟有多少帳棚多少敌人也看不清。再往东就是一望无际的河北大平原了。

我們很奇怪，因为往常敌人都隱藏在村里，到黄昏才偷偷地鑽出山溝。現在他們却搭上帳棚住起来，真叫人莫名其妙！排長說：“一定要把这些家伙打算搞些什么鬼偵察清楚，但是河这边看不清，河那边又光溜溜的連根草也沒有，怎么过去偵察呢？”我們在山上看了足有半小时也沒想出办法。排長把地圖画完，又看了兩眼說：“回村再研究研究吧！”

我們回到剛才站脚的老百姓家，房东老大娘提着一个布袋走来，伸手从布袋里抓了一把对排長說：“同志，給你們点葫蘆籽吧！只要用鹽水煮煮就能当咸菜吃。把它和干粮放在一塊，帶着去打游击吧！”

我看見葫蘆籽，不由的想起小时候捉鴨子的事来，这一下可高兴了！立即抓了把葫蘆籽跳着对排長說：“哈！偵察有办法啦！”排長一楞說：“偵察任务可不是打哈哈的事，葫蘆籽和偵察有啥关系？”我忙回答：“排長，有葫蘆籽就有葫蘆，有葫蘆就有办法啦！”接着我給他講了一个在家乡的河中，戴上用葫蘆做的伪装帽潜水捉水鴨的故事。

排長听完我講的故事，兴奋而又慎重地說：“小楊，这倒是个巧妙的办法，可是你水性怎么样？”我滿怀信心地告訴他沒問題，在唐河的急流里我还能游它六、七里呢。

排長同意我去潜水偵察，于是我們馬上就做准备，和大娘要了一个葫蘆就工作起来：先把葫蘆鋸去一小半，留下一大半，再把葫蘆瓢挖去，又用磁碗磕把皮剝去，然后戴在头上試一試。把对着眼睛的地方鑽开兩個小孔，在葫蘆下边又拴上